佤族：阿佤山的居民

佤族(wǎzú)有396610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西南部的沧源、西盟、孟连、耿马、澜沧、双江、镇康、永德等县，一部分散居在保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昆明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区，两个县的佤族人口分别为135595人和58532人，占全国佤族总人口的48.95%。

佤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和萨尔温江以东的怒山山脉南段地带。这里山峦重叠，平坝很少，习惯上称为阿佤山区。在阿佤山区，山脉走向自北而南，逐渐低缓，是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在群山之中，也有许多低丘平坝。因山谷纵横交错形成了大小河流。这些江河水源充足，为佤族人民开发山区、发展水电事业提供了丰富资源。

阿佤山为发祥地

阿佤山佤族山寨

佤族的起源，普遍流传着《司岗里》的神话传说。按照沧源佤族的解释，“司岗”是“葫芦”，“里”是“出来”，意即从葫芦里出来的人；按照西盟佤族的解释，“司岗”是“石洞”，意即“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各地佤族虽然对“司岗里”的解释有所不同，但都把阿佤山视为发祥地。这说明佤族人民在阿佤山居住已有久远的历史，或者就是当地的最早居民。“司岗里”可能是佤族对他们远古穴居生活的回忆。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著作如《山海经》《竹书纪年》和《国语》中，都有“僬侥(jiāoyáo)”这个族称的记载。《后汉书》也记有“永昌郡徼外僬侥种夷内附”。“僬侥”与佤族自称“巴饶”的语音很相近。永昌郡治在今云南保山，其辖区南部和西部正是佤德语支各族的分布区。“僬侥”很可能是佤德语支各族的先民。

后汉时期，在永昌郡又有哀牢人居住。从《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的相关记载看，当时的永昌郡已是民族杂居的地区，哀牢人并非指某一个民族，应该是居于哀牢山区各民族的总称，也包括佤族的先民在内。

唐朝时期，云南澜沧江和怒江流域是各民族的杂居区，族称很多。《蛮书》《新唐书》等记载中望、望苴子、望外喻这些名称和佤族的自称“佤”基本相同或十分相近。

元朝时期，云南西南部有蒲蛮居住，这在《元史》《新元史》和《云南志略》中都有记载。蒲蛮分“熟蒲”和“生蒲”。“熟蒲”分布在今保山、昌宁、凤庆、云县一带；“生蒲”分布在“熟蒲”的南部。“熟蒲”和“生蒲”之分，反映了佤德语支各族各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从其分布来看，“生蒲”主要指的是佤族。

明朝时期，佤德语支各族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有大百夷、小百夷、蒲人、古剌、哈剌、缅人、结些等族称。这里的蒲人、古剌、哈剌即为佤德语支各族，蒲人主要是指布朗族，古剌、哈剌则指的是佤族和德昂族。

清朝初期，佤族的族称更加明确，从《滇云历年传》《续云南通志稿》等记载看，有“嘎喇”“哈瓦”和“佧佤”等。

可以看出，佤族的历史非常悠久。但由于佤族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又没有文字，关于佤族的发展情况，只能根据历史传说和散见于汉文的片断记载，作概括性的简单说明。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置益州郡，辖区达到今保山市的广大地区。当时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已在西汉的统属之下。公元69年，东汉置永昌郡，辖区包括今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佤族分布区。魏晋南朝时，仍置永昌郡。唐代，佤族先民受南诏地方政权统治。宋代，佤族分布地区的北部，属大理政权的永昌府地。

元朝时期，佤族居住的地区分别属于云南行省的镇康路和孟定路军民总管府。

明代设孟连长官司。在佤族分布的其他地区又设置了镇康御夷州和孟定御夷府，后又在孟定御夷府地分置耿马宣抚司，仍属孟定御夷府。清代沿袭明制，略有变更。1887年，设镇边直隶厅，辖孟连、西盟、澜沧和沧源等地。民国时期，沧源、耿马置设治局，镇康、双江、澜沧（包括孟连和西盟）均改为县。从佤族与中央王朝历史关系的发展以及佤族居住区域的建制沿革中可以看出，2000多年来，佤族与内地各族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的居住地区早已成为祖国版图的一部分。

佤族甩发舞

◎TA说民族

重生轻死的佤族民俗文化

伊蒙红木　（佤族）

佤族是中国古代百濮族群的一支，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先秦时期的文献《山海经》《国语》中有对这个族群的称谓——“僬侥”，现在部分佤族自称“巴饶”。佤族主要居住在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山地，保留着来自远古的丧葬习俗。

距今大约3500年的沧源古崖画有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大墓圹里静静躺着一具尸体，尸体没有棺木。这大概就是佤族丧葬习俗的最早记录了。现在，崖画上的这个画面在佤族某些村落里还“活着”。2004年夏季沧源县文化调研组到翁丁做文化调研时，村落里有老人去世。作为调研组成员之一，我亲眼目睹这一奇特的丧葬习俗。人们把一节木筒劈开成两半，凿空，制作成两只木槽，一只做“棺身”，一只做“棺盖”，把用白布包裹的老人遗体放入其中一只木槽，另一只盖上合起，再用绳索捆紧。黄昏时分，送葬人扛着“棺木”赶往墓地，到了村落下方的林子里，他们把“棺木”放入已经开挖好的墓穴中，一起放入的陪葬品很简单，烟锅之类，然后填土打平。念完祭辞，送葬人返回。这样超极简单的丧葬方式，让我们十分震撼。

晚上，我们采访老祭司达尼布勒了解情况，他告诉我们，翁丁有一块固定的墓地，墓地按姓氏家族分片区。千百年，几代人死后就安葬在同一小片地盘里，不再增扩，先后几个死者葬入同一个墓穴是常有的事情。老祭司强调说，死后置入木筒的是少数人，多数人死后，用白布包裹覆盖尸体，再用席子卷裹后放入墓穴。由于工作原因，我多次到翁丁，但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看不到平常意义上的墓地的。翁丁人不砌坟堆不立墓碑，也不上坟祭拜。逝者被埋葬一段时间后，草木已经把裸露的泥土盖住，墓地又是一块生机盎然的林地。

2011年某一天我去到西盟县岳宋乡永老寨，组长艾木说，在这里，菜地也是墓地。艾木家竹楼外面就是菜地，菜地和院子连在一起，菜地里长着一蓬洋瓜，翠绿的瓜藤正在爬架。佤族把死者分为善死和凶死两类。艾木说，善死者埋在菜地里，凶死者埋在外边林子里。他家的老人就深深埋葬在菜地里。生者与死者共居一处，听起来有点吓人，但是土地被节约下来了。在佤族人朴实的思想里，人死了如同朽坏腐败的树木草叶，完全回归自然，不该与活人争吃争穿争地盘，不该成为活人的负担。

佤族承袭下来的古老丧葬习俗是非常先进的文化习俗。它向世人表明，佤族是重生轻死、积极生活的民族。在沧源、西盟两个全国仅有的佤族自治县的某些村落里，依旧盛行古老的“棺舞”。艾木告诉我，在永老寨，有老人善死，人们吹笛子，敲打节拍，绕棺起舞。这里的棺和翁丁一样，是凿空树筒成槽的“棺”。2010年我在沧源县班老乡永莱寨采风就巧遇棺舞。一位65岁的老妇人去世了，晚上，她的亲戚和寨里的人来祭奠。在大堂里，人们绕着老妇的棺材起舞。人们手拉手，在领舞老人抑扬顿挫的歌调指引下，步调一致，沉稳地沿着逆时针方向走丁字步，身体俯仰开合，动作和谐。领舞老者的前半歌词告慰死者，后半歌词安抚死者家属，鼓励人们热爱生活，幸福地活着：

树会枯人会死，巨岩也会倒
走了不要往后看，鸡叫了天会亮
你的归宿在前方
不要悲伤，不要忧愁
戴上你喜欢的鲜花，拉起手，围成圈
跳起舞蹈，唱起歌

佤族简单朴素的丧葬习俗，在今天大操大办、活人借死人做给活人看，讲排场、占土地的社会风气中，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学习意义，理应得到传承推广。

《司岗里》神话是传统的“百科全书”

佤族木鼓

佤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新火节、播种节和新米节。新火节是佤族的年节，充满了“辞旧迎新”的色彩。每年农历十二月或次年一月，村寨各家各户在长者的指挥下熄灭火塘的火，举行“送旧火”仪式，然后到神山用“钻木取火”的方式取新火种，并带到长者家中燃成大火，各家各户再将新火取回使用。在佤族看来，新火节是灾难、饥饿、疾病的结束，是吉祥、温饱、健康的开始。播种节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前后举行。播种之前，头人先要召集村寨的长者杀鸡看卦，择定吉日并祭祀谷魂后，各家各户便开始到田地播种。夜晚，大家围着火塘吃饭、喝水酒，接着到广场唱歌对调，祈祷风调雨顺，家家丰收。新米节在每年农历八月中旬举行。当谷物开始成熟时，头人召集有威望的长者商定吉日。过节前，村寨的青壮年男子要修路搭桥，妇女则打扫卫生，洗涤衣物。节日这天，由各家各户到田地里采摘少许谷穗，送到主办节日的头人家，然后就杀鸡、宰猪、过滤水酒，煮糯米饭。饭熟后，头人念祝辞、看鸡卦，大家开始吃饭、喝水酒，共庆丰收。当夜幕降临，男女老少齐集广场，唱歌跳舞，热闹非凡。

2003年，西盟佤族自治县新创了木鼓节。2004年，沧源佤族自治县新创了司岗里狂欢节。两个节日都是以民族大团结和传承佤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旋律，也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佤族文学属于民间口头文学，内容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谚语等等。佤族人民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展示了佤族的审美观念、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成为我国民族文学宝库中一朵奇葩。

广泛流传在佤族地区的《司岗里》神话传说，是佤族人民家喻户晓的口头文学，内容包括天地的形成、动植物的产生、人类的起源和民族产生、语言由来等。《司岗里》神话把佤族社会生产、生活经验、民族历史、文学艺术、民族关系、风土人情等融为一体，是集合佤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佤族的民间传说中，《沧源崖画的传说》《猎头祭谷的传说》《新米节的传说》《水酒的来历》等最具有民族特点和文化内涵。在佤族的故事中，孤儿和动物的故事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孤儿的故事具有广阔的社会基础，是佤族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代表性的故事有《孤儿岩惹》《孤儿和仙女》等。动物的故事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代表性作品有《骄傲的老虎》《百鸟盖房》《黄牛、水牛和豹子》《牛为什么吃草犁地》等。

佤族的童话和寓言富有很强的哲理性，又具有诗意和美感，是佤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和生活经验的总结。代表性的童话有《岩嘎和龙女》《牛哥哥》《一只好胜的老虎》《数星星》等。代表性的寓言有《害羞的竹子》《爱漂亮的马鹿》《石岩、风和白花》《潭水和山泉》等。佤族的谚语是佤族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表现了佤族人民的生活态度和道德品质，也反映了佤族人民的处世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如“地不种长草，人不勤饿肚”“一棵竹子不成蓬，一人做事难成功”“是树就要直立挺拔，是人就要心地善良”“旱地宽，荒的多；姑娘白，懒的多”等等。

佤族的绘画和雕刻艺术大都与佤族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沧源崖画的族属一般认为是佤族，在15个崖画点上，可辨认的图形有1000多个，绘画颜料以赤铁矿粉末、动物血和胶质植物液体混合而成。沧源崖画构图简练，人物、动物图形千姿百态，反映了沧源崖画地区先民狩猎、放牧、村落、战争、舞蹈等内容，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佤族音乐的特点主要是原始、朴素、优美、健康，以其质朴的音调和粗犷的风格而独具一格。歌曲都是民歌，有劳动歌、情歌、宗教歌、悼念歌、欢庆歌和儿歌等；使用的乐器有口簧、短笛、葫芦笙、独弦琴、木鼓、象脚鼓、铜铙、钗等。佤族舞蹈题材广泛，舞风古朴粗犷、热情奔放，主要的舞蹈有圆圈舞、木鼓舞、盖房舞、舂碓舞、甩发舞、象脚鼓舞、竹竿舞等。其中的木鼓舞和甩发舞，展示了佤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享誉中外。

佤族相信灵魂不灭和万物有灵。佤族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与灵魂有关。通过人性的泛化和外推，也就很容易地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有灵魂，都受一个不可理解的力量所主宰，由此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或原始宗教。

依托资源优势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佤族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法，领导佤族人民走向了社会主义。在镇康和永德，佤族人民和当地汉族人民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地主制度，接着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沧源、西盟、澜沧、孟连、耿马、双江等大多数佤族地区，则不实行土地改革，而是采取了直接过渡的政策，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逐步消灭和克服不利于生产和民族发展的剥削因素和原始落后因素，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在佤族地区贯彻了两项重要的经济措施，一方面大力扶持佤族贫苦农民发展生产，通过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支持，解决口粮、种子、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的需要，兴修水利，扩大水田面积，以有效的办法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积极发展国营贸易，巩固和加强国营贸易机构。两项措施的施行，使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比新中国成立前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从佤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展兴边富民行动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力推动下，佤族地区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个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边境安宁的新佤山正向各族人民揭开神秘的面纱，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快步向前。

佤族地区已经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自阿佤山的柏油路已通往各省、自治区、市，把阿佤山与祖国内地紧紧地连在一起。在佤族地区，程控电话容量不断扩充，无线市话、移动电话用户迅速增加，数字传输宽带网延伸至乡镇，无线上网变成现实。阿佤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与身在祖国各地和异国他乡的朋友交谈，新中国成立以前靠鸡毛、火炭、木刻等传递信息的历史成为了遥远的故事。

近年来，佤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迅速，佤族人民与外界的交流日趋频繁。司岗里佤族文化生态村、沧源崖画、翁丁原始部落、勐来原生态走廊等旅游景点让游客流连忘返。2005年，沧源佤族自治县成功举办中国佤族司岗里狂欢节，向外界全面展示佤文化的丰富内涵，进一步打造了佤文化品牌。西盟佤族自治县成功举办中国佤族木鼓节，抢救、保护和发掘佤族文化。

佤族地区又加快了以民居改造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彻底改变了阿佤山几千年来人畜同在一间屋、几代人围着火塘住的落后生活方式。如今，佤山大部分农村群众告别了世代居住的狭窄、低矮、潮湿、人畜混居的茅草房，住进了安全、宽敞、明亮、人畜分居的砖瓦房。

佤族人民通过抢抓机遇，依托资源优势，在绿色经济、矿电产业、文化旅游等优势产业上大做文章，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本文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杨鸥**编辑整理）